

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和应用的若干情况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查子秀

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邀请,我国儿童工作专业考察团于今年三月四日至二十九日,在美国西雅图、丹佛、查普希尔、华盛顿、波斯顿及纽约进行了参观考察,参观访问了儿童发展研究中心、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儿童医院、营养研究所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等五十来个单位。考察了美国儿童医疗、保健、教育、心理、营养及福利六个方面的情况。这里仅将考察到的有关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的一些情况概述如下。

一、关于天才儿童的研究*

在西雅图,我们参观了华盛顿大学儿童发展研究组的学前儿童实验学校,听取了这个研究组的领导、华盛顿大学心理系教授 Dr. Halbert B. Robinson 关于天才儿童研究的报告。

这个儿童发展研究组建于1974年。研究的项目有:①1974年开始的对2—5岁天才儿童500名进行追踪研究的方案,这是一项从学前至成年的较长期的纵的研究;②1976年建立的学前儿童发展实验学校,对30名2—4岁的天才儿童,进行特别的教育和研究;③1977年开始的诊断和咨询方案,为有智力超常儿童的家长服务,每年约有60个家长带孩子来诊断和教育咨询;④1978年开始的与西雅图市公立学校协作,为天才儿童制定从学前至高中的个别前进方案(Individual progress program),已有75名儿童(包括上述长期追踪研究中的升入小学、中学的天才儿童),接受教育和研究;⑤提前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研究方案(Early Entrance program),为14岁以下达到入大学水平的天才儿童提供

升学条件,目前已有27名11—16岁的少年大学生在华盛顿大学学习。

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鉴别天才儿童,给他们适合的教育,促进健康成长;探讨儿童开始学习的重要时期(发展快的时期),研究儿童认知发展与身体、社会情感等方面发展的关系以及探讨正常发展和异常发展的实质,等等。

他们鉴定天才儿童的方法有三:①向父母详细调查(发给调查表),由父母介绍孩子具体现实的行为表现;②采用标准化的智力测验。他们从斯丹福—比纳测验(Stanford-Binet test)、威克斯纳(Wechsler)测验以及麦克卡迪(McCarthy)儿童能力测验中,选取一部分综合运用;③在学前儿童实验学校中,通过教育实验,观察这些儿童接受能力及行为表现。根据这三方面所得资料,进行分析作出鉴别。

学前儿童实验学校的教育内容包括:锻炼儿童身体技能方面(如大运动、精细动作);发展儿童言语方面(如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训练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如独立完成任务,与别人协作、互助等);数学学习方面(认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测量,几何概念,图解及逻辑思维等);研究科学方面(学习形成假设、试验、观察结果及评价结论等,激发好奇心,发展逻辑推理能力);研究社会方面(从个人家庭研究起,然后研究城市和乡村,进而研究不同国家的地理、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我们参观了该校的各间儿童活动室,例

* 这与我国超常儿童的研究有类似之处

如在研究社会的活动室内,陈列和布置看(老师也介绍),儿童当时正在学习亚洲,研究中国和日本。在研究科学的活动室内,从墙上贴的,可知儿童已经研究过“水”的性质,通过视觉、味觉、嗅觉,在水中加入盐、砂、油、苏打等,观察什么物质溶于水。还可看到儿童正在研究几种布的特性,通过用水浸透试验,寻找可作雨衣的布料。在科学活动室的另一角,饲养有青蛙、白兔等动物,研究他们的生长发育和特点。在数学学习室内,陈设各种直观教具等。他们对这类儿童教学的内容比同年龄普通儿童深,而教学方法重视直观,并启发儿童动手动脑进行研究,比较生动活泼。在这所学校我们还参观了一间实验室,由电子计算机带动幻灯机自动呈现刺激及记录反映时间。我们还在观察室观看了对一个儿童的智力测验。这个学校已经实验五年,目前正在进行总结。

在西雅图我们还参观了Madrona小学的天才儿童实验班。这所小学共有650名学生,天才儿童占1-2%。天才儿童实验班有100名学生(其中包括从其他地区学校转来的)。这个实验班目前是第二年。这些儿童的程度比同年龄的常态儿童高2-5年。

他们用以鉴别选择天才儿童的方法是智力测验。报名入该校的儿童,先都要经过加州测验,对其中成绩最好的一部分儿童,再加测言语、数学等个别测验。

对这类天才儿童的教育,不限于文化科学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创造力,使之能全面发展。这100名儿童分为两个班(不按年岁):1-3年级一个班;4-6年级一个班。四个老师负责对他们进行文学、数学等的教学。文学和数学按各儿童水平教学,科学和社会是按班级统一教学。有的课如德语、电脑、美术等从校外请专家来教,有的课如体育是和同年龄普通班儿童合上。我们参观了其中两个组,一组正在上科学课,儿童们正在研究电路(开或闭)、电磁等,准备自己装电铃。另一组正在上数学课。

在纽约,据从事天才儿童教育的Dr. Sybil Nabel介绍,在Newjersey地区没有设立天才儿童的特殊学校或班级,而是每星期有两个半天,将各学校的天才儿童集中起来,学习或研究一些感兴趣的课题。他们也是用智力测验鉴定天才儿童,但是他谈及的关于天才儿童的创造力的鉴别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较好的方法。在Frank porter Graham儿童发展中心,Dr. Craig Ramey也提出鉴别研究天才儿童的创造力的问题,这是他们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智力迟钝儿童的研究

肯尼迪当美国总统时期,由于在他家族中有智力迟钝者,因此他很重视关于智力迟钝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经联邦政府通过决议,对这种研究机构提供经费支助,于是在全国成立了十二个智力迟钝研究中心以及四十个医疗临床单位。

我们参观了由Dr. Irvin Emanuel领导的华盛顿大学的儿童发展和智力迟钝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建于1963年,是十二个中心中最大、设备最全的一个。在这个中心有13个学术范围的专家(如儿科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语言学家、营养学家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在一起组成研究小组,开展研究工作。

在这个中心,我们参观的部门有:

言语发展迟钝儿童实验班。这个班共有学前儿童(3-6岁)十几名,他们的言语发展比普通同年龄儿童约相差一年。这个班的任务是对这些儿童进行帮助,使他们一年以后能赶上同年龄儿童的发展水平,以便回到正常儿童中去学习;在教育言语发展迟钝儿童的同时,指导来实习的学生(作为辅导老师);收集儿童语言发展的资料。

先天愚型儿童实验班。参加这个研究项目的先天愚型儿童是从初生到七岁,按年龄分成七个组。我们观察到的是18个月至3岁的婴儿组。共15个先天愚型儿童正在学习。一个老师,一个辅助老师(即实习学生),还有

几个家长。教学活动有时大组,有时小组,有时个别进行。要求通过实验性教学,使这些儿童在大运动(如行走)、语言、认知、社会性以及自我服务能力方面都能有进步。经过九年的实验研究,他们总结出先天愚型儿童学习特别的读书方案,取得较好的效果,改变了他们过去认为的这种儿童教不了的看法。

在对残缺儿童(handicapped child)的教育中,美国从事特殊教育的一些专家们,认为残缺儿童的兄弟(或姐妹)是教育残缺儿童的有力助手。因为他们认为儿童学习行为原则比成人要快。为了说明他们的观点,给我们放映了记录一个四岁小男孩,训练患有严重眼疾的弟弟(两岁)的录象。这个两岁的残缺儿童,不会说话,经常爱哭,他的哥哥在实验班见过阿姨对付他弟弟的哭,采取不理原则(即不合理行为不与理采的原则)。因此,当他弟弟哭时他即背转脸去不理睬他。当弟弟停止哭时,立即教他放积木入杯内,当弟弟完成了这个动作,他就鼓掌叫好,给以巩固。当他发现弟弟偶尔将一块积木架在另一块上时,立即教弟弟堆积木的动作,并换一套有不同大小的积木,教弟弟将小的架在大的之上,以巩固这一新学动作。

在这个中心,我们还参观了各临床门诊部门,参观了新生儿病房。他们对1500克以下的早产儿,或患过脑炎等疾病的新生儿,进行从初生到八岁的追踪研究,他们称这种婴儿为高危(high risk)儿童。共600名这样的儿童,每年接受2-3次有关神经系统(神经协调)、言语发展以及学习情况等方面的检查。

关于智力迟钝青少年的职业训练研究项目。参加这项研究的青少年智力迟钝者,平均智商在52左右。他们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样一些智力迟钝者,不会将所学经验迁移应用于实际。因此主张将对这类青年的训练与将来的职业结合起来。这个研究中心的食堂即训练的场所,训练任务是学习端盘子、洗碗、擦桌子等卫生清洁工作。训练时间平均为七个月,但也有的需五年,有的甚至十年至

十二年。成功率达75%。我们在这个饭馆见到了受训练的智力迟钝的实习生。他们训练毕业,一般不愿离开,而愿留在饭馆工作。

在查普希尔(Chapel Hill)我们参观了北卡罗来那大学的Erank porter Graham儿童发展中心。这个中心建于1966年,主要是研究残缺儿童(特别是高危儿童)的发展,也有正常儿童发展的研究。多为从具体问题出发的应用研究,也有基本理论的研究(如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问题)。有实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也有各种心理和医疗的实验室。

我们在这个中心参观了下列部分:

托儿所、幼儿园,从生后第六周至七岁,共100多名儿童,多数为高危儿童。对这些儿童进行较长期的追踪研究。我们参观了八间不同年龄儿童的活动室。例如有7-9个月的婴儿的活动室,老师正在用玩具(小车和灯)引导着儿童学往前爬的动作;有一岁半的儿童正在大动作活动室学走路;有两三岁组儿童,正在按模型用豆面做小点心;有三岁组儿童正在画指画;有四岁半儿童正在学唱歌,等等。

小学:共六个年级450名学生。其中有的是高危儿童,在班上需要特殊的帮助。学校有统一的教学方案,对学习困难的儿童有个别辅导。学校还有一些特殊老师,不教正常班级,专门教智力迟钝的儿童。

在研究儿童注意力的实验室内,放着一套有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的三张卡片,按一定顺序排列,用以研究学前儿童的注意力。他们发现,智力发展较好的五岁儿童,既注意颜色,也注意形状,而智力发展较差的儿童则只注意颜色,根据这个情况,在对幼儿的教学中予以应用。

儿童与母亲交往关系发展的研究。两间实验室,外间布置类似家庭的客厅,地毯中间放有实验幼儿喜爱的玩具,一个三岁男孩正在玩看,母亲坐在沙发上看杂志。一会儿儿童拿着碗勺去找妈妈和他一起玩,妈妈说没有餐

具,儿童回到地毯上去取,发现一本图画书,便拿着图画书找妈妈讲去了……。重复按排类似情景四次,观察在儿童和母亲交往中儿童的积极主动性。主试者在观察室进行录象,观察室内还有电子计算机系统,把母子行为编码,输入计算机,自动记录时间、次数,很快即有结果。

听觉实验室内,有研究听力的各种仪器以及各种玩具。患有耳病的儿童,是否会影响言语的发展,这种影响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这是他们正在研究,并需要较长期追踪研究的一个问题。

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实验室,呼吸道疾病是儿童常见病,常患呼吸道毛病的儿童是否会影响言语的发展,这也是一项较长期的追踪研究的课题。

在这个中心,最后还与心理学同行进行了座谈。他们还有一些正常儿童发展的研究,如概念形成、解决问题以及儿童上课时影响注意力因素的研究等。他们从正常儿童的研究中,了解一般的发展过程,然后应用于研究残缺儿童,以提高对残缺儿童的教育,他们还开展了儿童与家庭关系的研究,对虐待儿童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美国受虐待儿童的数量、家庭背景、特点(一般发生在年青父母、工作压力大、经济紧迫的家庭),分析问题的性质,提出意见。他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影响美国有关部门,制定出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政策。

在丹佛,我们参观了Colorado大学的肯尼迪儿童发展中心,丹佛发展筛选测验(DDST),即这个中心的领导Dr. Williamk. Frankenburg首先提出的。丹佛测验原是为检查智力迟钝用的。发现有问题的儿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他们经研究发现,美国儿童在学校成绩不好,与家庭处境有关,社会原因比生物原因所占比例为大。因此,他们进一步研究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他们到经济条件差的居民区进行筛选,共筛选1300名儿童,年龄为初生至六岁。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套

问卷,了解家庭成员(包括兄弟姐妹)的情况。结果发现,条件差的儿童,如果转移到条件好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发展可以逐步改善。反之他们的智力发展还会继续下降。他们认为家庭环境随儿童年龄的增长,对儿童的发展起着积极或消极的累积作用。他们并未发现儿童在18个月之前差别不大,而在18个月之后差别则逐步明显。

在这个中心,我们参观了心理实验室、儿童大运动治疗室(有一些器械,可供肢体有问题的儿童锻炼手脚)、听力实验室等。

这个中心,每隔三年还有一次讨论在婴幼儿中如何早期发现残缺儿童的方法问题,并邀请加拿大、瑞士、日本等国的有关代表参加。

三、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

在美国大约20年前,一些人发现,不少儿童入小学后,学习跟不上,成绩很差。特别是出生贫穷家庭的儿童更为明显。于是有关方面提出一个方案,对4-5岁的学前儿童进行教育试验,为六岁入学作准备。

儿童心理学家Dr. Buton L. White为了弄清这类儿童发展较差的原因,用十五年的时间,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包括发展较好和发展差的儿童)进行家庭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儿童智力、情感以及其他方面。探讨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调查发现:儿童在生活的头三年,已经表现出发展差别,说明儿童从初生至三岁,是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发现儿童发展的好坏与父母的教育关系极大,主要不在家庭经济情况(有钱或穷),而在于父母是否了解儿童的需要,父母是不是好老师。从而,明确到应向父母宣传儿童生活头三年发展的重要性。在此调查的基础上,一方面建立教育发展中心,编印儿童发展的资料,采取多种形式,提供父母学习,并解答家长提出的教育咨询问题。我们参观了这个中心。另一方面,开展儿童早期教育的实验研究。

Brookline早期教育方案(简称BEEP),

就是儿童早期教育实验的具体实施。这项研究开始于1973年,研究的目的是向父母提供儿童发展的资料,要求父母作为婴幼儿第一个好老师,在婴幼儿生活中尽最大可能,按排丰富的家庭环境,促使婴幼儿身心充分发展。经过八年的研究,现在正在进行总结。我们参观了这个实验幼儿园。

这项研究共225名婴幼儿。选择的条件有两个:①1973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儿;②父母在五年之内不离开该地区。婴儿在出生前母亲即与BEEP建立联系,定期听取有关婴儿的教育和营养保健方面的报告。在婴儿出生后头两年半,该园的大夫、心理学工作者及社会工作者定期去婴儿家庭进行访视,时间为:2周、3 $\frac{1}{2}$ 月,6 $\frac{1}{2}$ 月,11月,14 $\frac{1}{2}$ 月,24月,30月。每次访视内容是:对婴儿的神经系统、身体及智力的发展进行检查,并指导母亲如何针对婴儿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保健和教育。两岁半后,每星期由母亲带婴儿上一次幼儿园,参加游戏。从三岁半至五岁,每星期上五天幼儿园,接受教育。

我们在这个幼儿园,看了一个两岁儿童的智力测验。他们采用Bayley婴儿测验,也用斯坦福-比纳测验,根据儿童年龄而定。但是他们不计算智商。因为他们认为智力的发展受各方面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家庭的儿童,智力发展会不一样,而且有的儿童在测验时,可能由于没有得到鼓励,测验的分数不好,不能认为是智力差。他们用智力测验作为检查儿童智力发展的手段、方法,检查结果还要与家长及老师一起讨论,作出详细评价,包括:神经系统发育、听觉和视觉发展、大运动和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行为的发展等,从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估价一个儿童的发展,并指导下一步的教育。

儿童医院医学中心,负责Brookline实验幼儿园儿童的健康检查。发现儿童患有某种疾病,如耳炎(耳中有液体,会影响听力,影响言语发展)、贫血或铅含量太高,也会影响

智力。即时诊断出来,在入学前治好,以防止发展。特别是神经系统发育的检查,他们有一系列的项目,如手眼协调、手腕关节的活动(如果8-9岁腕关节活动不好则表明神经系统未完全成熟)。我们观看了这个医院对儿童进行身体和神经系统检查的录象。还看了新生儿发育检查的录象。

在纽约,我们参观了银行街实验学校(从学前至小学)。这是银行街学院心理学教授Dr. Barbara Biber领导的实验性学校。这实验学校教育实验的指导思想,是观察儿童整个人物的发展,他们参考皮亚杰的理论,但认为皮亚杰忽视了儿童社会性方面,主张要对儿童情绪发展、社会因素方面进行研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儿童智力发展,而且研究智力与儿童情感、态度方面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为:观察儿童在学校的行为表现,根据研究的特殊需要,创造某种情境,观察儿童的某种表现以及标准化的智力测验。从这几方面收集资料。他们不相信一种测验或方法,能提供可靠的资料,主张对为数不太多的个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丹佛大学心理系儿童发展心理研究室,我们参观了婴儿视觉实验室。听取了婴儿视觉实验情况的介绍,例如:三个月的婴儿,当母亲与他说话时,他注意母亲的嘴,更注意母亲的脸。三个月的婴儿,视觉可有预期,他们用两个灯轮流发亮,然后当一个灯发亮时,婴儿对另一个灯有期待的表示。以及视觉发展的其他实验,都说明婴儿不是消极受环境的支配,而是积极地探索。

在纽约我们还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营养研究所。Dr. Myron Winick介绍了有关严重营养不良对智力发展影响的研究。白鼠在细胞繁殖期,严重营养不良细胞分裂减慢,白鼠的脑细胞的数量就减少,这变化是永久性的。他们对偶然事故或中毒死亡的婴儿进行研究发现类似的情况,营养不良对婴儿脑的发育有影响。还有研究表明严重营养不良对婴儿智力发展有影响。但是七十年代的

这类研究发现, 婴儿出生后第一年严重营养不良, 智力发展低下, 但当这些婴儿被具有丰富环境的家庭领养后, 他们的智力逐步恢复, 发展到正常儿童(未曾发生过营养不良的)智力的水平, 证明环境刺激的丰富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四、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应用情况

上述几个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都是教(教育、训练)、治(治疗)、研(研究)结合的单位, 已经包含了心理学为儿童提供服务的应用方面。这里只将我们所考察到的儿童心理学在医院、公立学校等单位的应用情况作一些补充。

美国儿童心理学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我们参观的许多实际单位都有儿童心理工作人员。

在医院方面, 我们参观的六个儿童医院, 一般除医生、护士等专业人员外, 还有心理学、营养及社会工作者(有的还有遗传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 例如西雅图大学医院约有 50 多名心理学工作者, 华盛顿儿童医院约有 25 名心理学工作者, 据查普希尔负责农村卫生保健的官员讲, 在县一级较小的医院有一个或两个医院合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学工作者在医院的任务是: (1) 进行智力测验, 作出诊断, 特别是残缺儿童和精神病儿童的诊断; (2) 对伴随身体疾病发生的心理问题(如恐惧等)进行心理治疗或行为指导; (3) 对残缺儿童进行教育和训练, 对精神分裂恢复期的儿童进行学习辅导及社会适应的指导(如与人合作等); (4) 开展科学研究如新生儿发展的研究, 等等。

在公立中小学, 一般有心理学工作者参加工作。例如丹佛公立小学, 一个心理学工作者管五个小学, 每周分别在一所小学工作一天。任务是: (1) 进行智力测验, 参加对学生智力、学习成绩的评定; (2) 对有情绪问题的学生进行个别工作(如谈心等)及行为指导; (3) 对学生中发生的行为问题与老师共同讨论处理办法, 等等。

在犯罪青少年管教所, 也有心理学工作者。例如我们在丹佛参观的关闭的青少年治疗中心, 最小的 12 岁, 最大的 19 岁, 有杀人犯, 有强奸犯, 有妓女等案情严重的未成年的犯人。这个管教所共 26 个工作人员, 领导是心理学家, 此外, 还有三个心理学工作人员。这些少年犯经过两年的管教, 大约有 2/3 的人不再犯罪, 有的回家, 有的出去工作。

初步印象:

由于这次不是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专业考察, 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有些单位, 还没有机会参观到。因此下面仅就所到地区考察到的情况, 谈一点初步印象。

从美国许多儿童工作的实际部门都有儿童心理学工作者参加研究或工作来看, 说明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关心儿童的实际需要, 开展研究, 为儿童进行应用研究或服务的而是较广的。而且他们在一些方面进行了多年探索, 积累了经验, 是可供我们参考的。

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设备、技术条件, 比我们优越, 例如录音、录象已是比较普遍, 计算机呈现刺激、记录反应、处理数据也屡见不鲜。而且可供儿童进行教育实验的玩具、教具都比较丰富。这些在我们经济许可的条件下, 也是需要应用的。

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形式, 有利于多种学科的专家(如心理、医学、营养、教育等)统一在某个课题之下, 协作研究, 有利于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如学校老师、医院大夫等), 在统一任务下更好地结合, 有利于多种研究方法、手段, 从不同的途径, 探索某个问题。这种科研的组织形式对我们是有启发, 也是可以借鉴的。

但是, 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有的研究课题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例如美国面临着一个社会问题, 即十几岁的少年生孩子的问题。据美联邦计划生育机构的报告, 今年(1980年)将有相当多的 14 岁少年会生孩子, (下转第 79 页)

问题。这就是说：通过你的讲课本身，教会学生如何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要求你对学生讲如何思维。

另外，教师把课备得很熟，讲起来滚瓜烂熟的，也不一定好。因为，这样上课，教师自己常常并不思考，而且也不能让学生思考。我觉得，教师在上课时，也应该思考。教师在讲的过程中，同时有思考，这样使学生也能思考。当然，教师对教材应该熟悉，我的意思是不能让教师在课堂上背讲稿。

陈笃平(上海工业大学)

现在高等学校里，不管老年、中青年的教师，在教学中大多数还是采取注入式，即教师讲、学生听。

为什么我们的教学中，注入式这么盛行，不容易改呢？这里有个习惯势力的问题。另外，也要看到，一定时期的教学方法，必然受到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的制约。五十年代，我国从苏联引进了成套设备。为了使用这些设备，就尽量地把专业搞得很狭窄，各个专业培养的目标定得很简单，只要他们能使用、管理这些新设备就行了。相应的在教学方法上，只能把那套知识原原本本地教给学生，让他们掌握就行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搞四化建设要采用七十——八十年代的科学技术成果。新的科技成果的特点之一是，它不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许多部门都广泛应用自动控制、电子计算机等。因此，在专业教育中，就必须反映这一新的情况，改革教学目标，更新教学内容同时也要求教学方法作相应的改变。所以，我们考虑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以社会的需要作为出发点。怎么知道社会的需要，或者说，怎样使社会需要的信息反馈到高等学校里来呢？我记得1961-1962年《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工厂和设计院总工程师等对高校前几年毕业生能力水平的评价。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高等学校学

生的基础比较差。因而，那次讨论对于促进高校教学改革很有作用。今天，也同样地要发动科研、设计、工厂等用人部门来讨论这个问题，从而明确培养出什么人才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以及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总之，不能就教学方法本身来抓教学方法的改革。

高等学校必须要建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体制，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现在我们高等学校的体制，可以说是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学校体制，也就是说为了适应搞政治运动建立起来的学校体制。这种体制不改变，就谈不上以教学为中心，也无法进行教学方面的任何改革。不以教学为中心，事实上使教学工作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天口头上喊改进教学方法，但那套教学方法还是得不到改进的原因。

总之，光停留在教学方法上，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上接第94页) 而且，这种家庭很快会破裂。这可能就是美国残缺儿童(占人口百分之三)、精神异常以及犯罪儿童数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残缺儿童的研究在美国的儿童心理学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可是，如果少年生育儿女的问题不能制止(或尽量减少)，心理学对上述儿童问题的研究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人从关心儿童成长出发，将儿童心理发展的材料(包括孕期知识)，写成课本，拍成电影，到中学去讲授、宣传。这样做可能收到的是适得其反的效果。

总之，这次考察就从儿童心理学方面来看收获也是不少的。我们所到之处，受到教授、专家、儿童工作者的热情接待，向我们坦率介绍情况，尽力提供资料，表现了两国儿童工作者、心理学研究者之间的友谊与协作。这是我们两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儿童工作者交往的一个良好开端。今后将会加强协作，促进两国儿童心理学和儿童工作的更大发展。

一九八〇年五月